



夏目漱石

和他的一生

何乃英◎著

華中科技

ISBN 7-309-04000-0

夏目漱石
和他的一生

何乃英◎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目漱石和他的一生 / 何乃英著.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680-3211-7

I. ①夏… II. ①何… III. ①夏目漱石 (1867-1916) — 生平事迹
IV. ①K833.13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1446号

夏目漱石和他的一生

Xiamu Shushi He Ta de Yisheng

何乃英 著

策划编辑: 郭善珊

责任编辑: 李 静

封面设计: 伊 宁

责任校对: 北京佳捷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监印: 朱 玢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 · 武汉) 电话: (027) 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 430223

录 排: 北京欣怡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富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309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 言

1916年12月9日，日本文坛上的一颗巨星陨落了。他就是著名作家夏目漱石。

当时，他书房里紫檀木制的书桌上，还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摞稿纸，最上面一张纸的右上角写着“189”。这个数字成了他真正的绝笔。

漱石的生涯是短促的，不足50个春秋；他的创作生涯尤其短促，不足13个年头。但在这短短的13年间，他不顾病魔缠身，发愤执笔创作，写下了数量颇为可观的作品。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漱石全集》共有35卷。

无数事实证明，从事创作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因此，连续不断地伏案执笔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损害；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几乎每写一部作品就要病倒一次，区别仅仅在于发病时间长短和先后不同，有时发病在写一部作品之前，有时在写一部作品之后，有时在写一部作品之中。待到写最后一部小说《明暗》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衰弱，加上这次写作持续了半年之久，精力消耗过大，结果实在撑不住了。

1916年11月21日上午，漱石奋力写出《明暗》的第188节，为了不忘明天继续写第189节，便在稿纸上记下了“189”这个数字。不出所料，第二天早晨他就卧床不起了。《明暗》终于没有完成，“189”也就成了他的绝笔。

漱石没有虚度年华。他用他那支生花妙笔为读者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数十年间的社会面貌，细致深入地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坎上。

目 录

家庭与童年	1
1. 家庭变迁	1
2. 养子生涯	5
3. 小学教育	15
青年时代	20
1. 从二松学舍到成立学舍	20
2. 第一高中	23
3. 东京大学	33
中学执教	37
1. 高等师范	37
2. 松山中学	42
3. 熊本高中	46
英国留学	54
1. 留学生活（上）	54
2. 《文学论》	60
3. 留学生活（下）	70
初期生活与创作	76
1. 归国之后	76
2. 《我是猫》（上）	86
3. 《我是猫》（下）	100
4. 短篇小说	107

5.《哥儿》	113
6.《旅宿》	119
7.《二百十日》和《疾风》	127
8.星期四会	134
朝日新闻社	137
1.加入朝日新闻社	137
2.《虞美人草》	144
3.《矿工》	151
中期三部曲	157
1.《三四郎》	157
2.《从此以后》	170
3.《门》	180
修善寺大病	188
1.大病经过	188
2.大病体验	193
3.多事之秋	199
后期三部曲	204
1.《春分之后》	204
2.《行人》	221
3.《心》	235
晚期生活与创作	247
1.晚年生活	247
2.《路边草》	252
3.《明暗》	261
4.去世	279
夏目漱石小说的特色	284
1.嬗变性	284
2.哲理性	290

结语	295
1. 夏目漱石——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	295
2. 夏目漱石与外国文学	301
附录一：夏目漱石生平思想创作年表	329
附录二：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356
后记	360

家庭与童年

1. 家庭变迁

夏目一家据说曾经是一个名门望族。《御府内备考》关于这个家族有一些记载（1827年）：“一旧家，名主，小兵卫。”“一旧家”是说在此之前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和地位，“名主”是江户时代由乡绅担任的地方行政代表，而“小兵卫”则应当是指夏目漱石的祖父夏目小兵卫直基。以后，漱石的父亲夏目小兵卫直克被任命为“名主见习”，随后继承父位正式成为名主。

一般说来，在江户时代普通市民的眼里，名主拥有相当多的收入，生活比较富裕，并且掌握不小的权力，颇有一些威风，实在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务。按照当时的规定，他们的住宅可以配置正门，这个正门其实是个办公处，不仅执行行政权，而且有一定的司法权和治安权，令人望而生畏。漱石的家庭也是如此。在漱石晚年所写的小品文集《玻璃门内》一书中，有几段是他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其中一段写据他自己的记忆，他小时候町里的人都管他家叫“正门，正门”。当时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因为设有铺板和威严正门的住宅，町内只此一家吧。墙上并排挂着狼牙棒、钩杆子、钢叉以及褪色的马灯等的昔日情景，他也恍惚记得一些。不言而喻，这些东西都是为了预防、抓捕和惩治“犯人”用的。

自然，名主也有高低之分，大小之别。小名主只能管理一两个町，大的可以统辖二十余个町，甚至还有四十余个町的。据《泰平御江戸鉴》（1842年）记载，小兵卫负责管辖牛込马场下横町等十几个町。这个

小兵卫恐怕是指漱石的祖父夏目小兵卫直基吧。到漱石的父亲小兵卫直克的时候，仍然保持着这种状态。这样的名主在江户（东京旧称）虽然不能算是很大的，也称得起是相当有地位的了。下引漱石的片断回忆材料，可以作为佐证。

《玻璃门内》记有他家从前遭盗的故事：一天夜里，八个强盗覆面提灯，持刀而入。他们对漱石的父亲声明，这次前来并非想要杀人，而是为了借用军饷。父亲断然加以拒绝。可是强盗不肯答应，说是附近酒馆的掌柜指点他们来的，隐瞒钱财也没有用处。父亲无可奈何，只好拿出几个钱币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嫌钱太少，不肯就此罢休。这时母亲着起急来，插嘴说道，连你钱包里的也给他们吧！据说那个钱包里大约装着 50 两银票。强盗走后，父亲斥责母亲不该多管闲事。50 两银票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能在身上装这么多钱，其生活境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也就难怪那个酒馆掌柜宁可头皮被强盗的刀子擦伤，也不肯拿出一个钱来，而一口咬定漱石家有的是钱了。

同一书里还记载着漱石的姐姐们当年到猿若町去看戏的盛况。她们半夜就要动身，为了防止发生意外，要由男仆护送，乘事先预定的篷船，到戏院附近的茶馆稍事休息后，便被引到戏院池座后面略高的观览席上去。这种席位不仅可以看得更清楚，而且能够充分展示她们服装、发饰和面容的美，因此有钱人家争相入手。幕间休息时，演员的跟班会把她们让到后台，请演员给画扇面。这是她们的光荣，而这种光荣不靠地位和金钱的力量是买不来的。回来的时候仍然乘同样的船只，走同样的路线，并且还要男仆提灯去迎，到家约在夜里 12 点钟左右。这些情况是漱石日后听别人说的，等到他自己记事的时候，家境已经大不如前了。正因为如此，漱石听说这些情景，不免大吃一惊——“从前有过那么豪华的生活吗？想到这些，我总觉得如同做梦一般。”^①

① 夏目漱石：漱石全集[M]，东京：岩波书店，1982（17）：161。

从前漱石家在青山有些地产，仅从那里收来的租米就足够全家人吃。据漱石的三哥说，他小时候经常听到舂米的声音。可是，这个家庭后来衰败下来，以致漱石本人关于老家的记忆里总是带有一种灰溜溜的气氛和寒酸可怜的影子。家道中落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可能与1868年的明治维新有关。维新以后，原来依靠旧制度作威作福的人垮了下来，身为名主的漱石父亲一家当然也不免遭到冲击。不过，名主身份失掉以后，漱石的父亲还曾一度当过区长，家里又有相当的积蓄和足够的租米，经济条件应当仍然比较充裕。显而易见，漱石一家的衰败似乎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或许由于被人欺骗投资赔本，或许由于吃喝嫖赌消耗家财，具体情况已经难以考察。

1867年，江户的新年显得格外寂寥，因为前一年8月20日（旧历），第14代幕府将军德川家茂在征伐长州途中死于大阪；12月25日（旧历），孝明天皇死去，为了所谓“谅暗”（天皇服父母丧期间），全国禁止鸣物；再加上新年前后吉原等地火灾频发，所以迎春的太神乐之类也都销声匿迹。当时，雨水格外稀少，街上卷着干风，市民们虽然按照惯例，一成不变地互相拜年，但是几乎人人都能够预感到整个社会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

新年过后第五天，即1867年旧历正月初五（新历2月9日），漱石呱呱坠地。这一天正逢庚申之日。按照迷信的说法，在这天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当小偷；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可以在名字上加个“金”字，所以就给漱石取名为“金之助”（这个名字带有世俗气味，因此漱石后来担任东京大学讲师时，还曾由于这个名字受到一部分学生的奚落）。

漱石的父亲夏目小兵卫直克生于1817年。他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名叫琴，于1853年29岁时死去。她留下两个女儿，长女名叫佐和，生于1846年；次女名叫房，生于1851年。第二个妻子名叫千枝，生于1826年，1854年嫁过来，生下五男一女。长子名叫大一（后改名大助），生于1856年；次子名叫荣之助（后改名直则），生于1858年；三子名叫和三郎（后改名直矩），生于1859年；四子名叫

久吉，生于1862年，于1865年死去；三女名叫千贺，生于1864年，于1865年死去。漱石是千枝所生的最后一个孩子。当时他家住在江户牛込马场下横町，即今东京都新宿区喜久井町。

漱石出生时，日本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幕府与天皇之间的夺权斗争愈演愈烈。第15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力图自任国家元首，以期使当时年仅15岁的天皇失去实权，使之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天皇的地位。1868年1月，双方军队在鸟羽、伏见遭遇，战斗仅仅进行了四天，幕府的部队便土崩瓦解，德川的计划也全部化归泡影。2月4日，即漱石一周岁生日的前几天，德川狼狈逃回江户。4月4日，天皇下达将德川幽禁于水户的旨令。4月21日，天皇的部队进驻江户城。7月17日，天皇下令江户改称东京。8月27日，天皇即位。9月8日，改元明治。10月13日，天皇车驾从京都来到东京。1869年3月，定东京为首都。从此以后，日本开始推行一系列内政外交的新政策，掀开了日本历史的新篇章，这就是有名的“明治维新”。

维新运动对漱石一家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例如，3月10日下令罢免东京市内238个名主，撤除他们的“正门”。这些旨令，尤其是后一条，显然直接危及漱石父亲的政治地位（据漱石回忆，他小时候还曾经看到过他家的“正门”，这可能是因为撤除的旨令没有彻底贯彻执行吧）。漱石这时尚在襁褓之中，但是日后也不能不感受到明治维新带给自己家庭和他本人的种种影响。

2. 养子生涯

漱石生下以后不久，就被送到别人家里当了养子。关于当时的情景，漱石晚年回忆时这样写道：

我是父母晚年生育的所谓老生儿。生我时，有人讥笑母亲在这种年龄还怀孕实在丢脸。这话现在也常常有人提起。

大约并不仅仅为此吧，总之我的父母在我生下不久，就把我送到别人家去寄养。那个养家，当然没有可能留在我的记忆里。不过我长大以后听说，似乎是靠买卖旧家具度日的一对贫穷夫妇。

我和那个旧家具店的破烂一起被装在小竹筐箩里，每晚暴露在四谷大街的夜市上。一天晚上，姐姐（指漱石的二姐房——引者注）不知为什么路过那里发现了我，大概觉得可怜，便把我抱在怀里带回家来。然而，据说那夜我怎么也不肯睡，整整哭了一个通宵，姐姐因此还被父亲严厉斥责了一番。^①

漱石第一次当养子的始末，大致如此。母亲没有奶水，兄弟姐妹多，以及母亲晚年生子脸上无光（漱石出生时，他母亲42岁）等，都可能是让他当养子的原因。不过，这也说明当时漱石的家境不佳，经济条件不大宽裕，以致养活一个孩子都觉得是一种负担。至于漱石什么时候被送到养家，什么时候被从养家接回，养家的具体情况如何，等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可靠的材料记载。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从寄养之家被抱回来的，但是不久又成了另一家的养子。我记得那确乎是四岁时的事。我在那儿长到八九岁懂事的时候，由于那个家庭发生了奇妙的纷乱，所以再度回到了自己的家。”^②——这里所叙述的是漱石第二次当养子的情况，但所谓“四岁”

① 夏目漱石·漱石全集[M]. 东京：岩波书店，1982（17）：176-177.

② 夏目漱石·漱石全集[M]. 东京：岩波书店，1982（17）：177.

未必准确，据日本学者考证可能是一岁多的事。漱石的第二个养父名叫盐原昌之助，生于 1839 年，明治维新以前和漱石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个名主。他家起初住在新宿附近，后来由于他调任浅草户长，所以迁到浅草三间町。

《路边草》是漱石晚年所写的一部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有一段文字记述了主人公健三对于养父家迁居的印象，大体上也就是漱石这次随养父家迁居的情况。小说第 39 节写道：

此后舞台突然变了。寂寞的农村迅速地在他的记忆里消失了。

于是外面装有梶子窗的小房子朦朦胧胧地出现在他的眼前。这所没有大门的房子坐落在一条小巷似的街道旁边。那条街道又细又长，并且弯弯曲曲。

犹如他的记忆模糊不清一般，他家的房子也始终是昏暗的。他不能把阳光和那所房子联系在一起。

他在那里患了麻疹。长大以后一问才明白，种痘本来就是为了诱出麻疹的。他在昏暗的窗子里辗转着，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挠乱抓全身的肉，又哭又叫。^①

这次患麻疹，就是日后永久留在漱石脸上的麻子的根源。

盐原一家不久又换了一个住处，地点在諏访町。据漱石回忆，那是一所相当奇特的房子。从门口向右拐，沿着邻居的院墙上三级台阶，是一小块平地；穿过这块平地，就是宽阔、热闹的大街。向左拐，转过廊子，下两三级台阶，是一座长方形的大房子，挨着这座大房子的不铺地板的房子，也是长方形的。从不铺地板的房子走到外面，可以看见隅田川，河上挂着白帆的船只往来如梭。河边的栅栏里堆满柴火。螃蟹常常从石头墙的缝隙间伸出夹子来。这座大房子被划分为三段，

① 夏目漱石，漱石全集[M]，东京：岩波書店，1982（13）：86-87。

盐原一家住在中间，隔壁房间一度租给一个教英语的西洋人，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盐原昌之助的办公室。屋里摆着一列矮桌子，工作人员坐在席子上办公。盐原是这里的负责人，所以他的席位设在最里头。因为住家和办公室紧挨在一起，所以他上班、下班十分方便，只要顺着廊子走过来走过去就是了。天气好的时候不必踩到一点儿土，下雨的日子也省去打伞的麻烦。由于这种关系，漱石也常常在这里出头露面，动动笔墨，摸摸刀鞘，淘气做戏。

参照《路边草》所描绘的情形来看，漱石在这个养家的处境似乎颇为微妙。一方面，盐原是个吝啬的人，他的妻子比他还要吝啬，她的饭橱和菜橱总是被锁得紧紧的。漱石的父亲偶尔来访，她便拿出荞麦面条应付一下；即使到了吃饭时间，她也绝不拿出正经饭菜来招待。漱石像这样生活惯了，所以后来回到自己父母家里，发现一天按时三餐，还要额外加上零食，不免感到吃惊。可是，盐原夫妇对漱石却格外慷慨。例如，出门的时候总是让他穿上丝织外褂，为了给他买丝绸衣服，特地把他带到名字号的商店，在大人也不怎么穿西装的时候，就给他制作小号西装，还买了时髦的浅锅底形毡帽。他喜欢什么玩具就给买什么玩具，其中包括当时比较昂贵的写生画工具、长尾巴金鱼、武士画、浮世绘彩色版画等。不仅如此，他们还带漱石上曲艺场，去饮食店，乘船撒网打鱼。盐原本是一个“纵使一分钱、两分钱也要让对方让价，不然绝不肯买东西”的人，却在书店里给漱石买了董其昌的字帖。另一方面，盐原夫妇这样破格优待漱石又有明显的目的。他俩对漱石总是不大放心，千方百计想要把他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寒冬夜晚，三个人在火钵前相对而坐时，几乎天天反复这样的问答：“你爸爸是谁？”漱石便朝着养父，用手指指他。“你妈妈呢？”漱石又转向养母，用手指指她。“你真正的爸爸和妈妈呢？”漱石虽然觉得厌烦，可也只好重复一下同样的动作。于是，他们两人似乎感到满意了，便相视而笑。有时养母还不满足于此，又进一步追问道：“你在哪儿生的？”这时漱石必须按照那套被教过多次的话，说出一座带有红门——

被竹丛掩蔽着的小红门——的房子。无论养母什么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漱石都要这样回答，他已经习惯了。漱石的回答当然是机械的，但养母却毫不在意。她便又问：“你到底是谁的孩子，跟我说实话。”这使漱石感到为难和生气，故意默而不答。她仍不肯善罢甘休，又接着问：“你最喜欢谁，爸爸还是妈妈？”漱石不愿迎合她的心理，仍然默而不答。这是无言的反抗。

养父养母极力想使漱石意识到他们对他的恩惠，因此，他俩有时会故意大声互相喊“爸爸”“妈妈”，有时特地在“爸爸”“妈妈”两个字上用力量。总之，离开“爸爸”“妈妈”的点心，漱石没有吃过；离开“爸爸”“妈妈”的衣服，漱石没有穿过。然而，奇怪的是，漱石却一心希望得到“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时的自由。他喜欢玩有意思的玩具，喜欢目不转睛地盯着彩色版画瞧，却不喜欢给他买这些东西的人。他极力想把二者完全分离开来，沉浸在纯粹的快乐之中。事实证明，盐原夫妇企图勉强从外部把自己的亲切灌输到漱石心里的努力，在漱石身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这种不正常的家庭环境损害了漱石幼小的天性，使他形成了任性的脾气。自己喜欢的东西得不到手，他就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在路边，一屁股坐下去，死也不肯起来；有时候，他搞恶作剧，使劲从背后揪别人的头发；有时候他大发脾气，非要把神社放养的鸽子带回自己家去不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总而言之，由于在养父母的宠爱下长大，所以当时在他看来，其他的人仿佛都是为了听从他的命令而活着似的。

漱石从小不爱说谎，而养母却是一个喜欢撒谎的女人，因此，两人之间时常发生正面冲突。比如，有一天，养母在跟一个客人闲谈时，破口大骂另外一个女人。可是，这个客人走后不久，凑巧她骂过的女人前来拜访。于是，她立即改换一副面孔，又虚情假意地奉承这个女人，甚至还说什么刚才还跟某某夸奖您呢。漱石站在旁边听着，心里实在忍耐不住，便冲口而出道：“别说那种瞎话！”女人走了以后，养母对着漱石勃然大怒，骂道：“跟你在一块儿，真让我脸上冒火！”漱石心

想，从你脸上快些冒出火来才好呢！诸如此类的事情足以证明，对真实、自然和正直的热爱，像一团烈火似的充盈在漱石的心间。

不过，最使漱石感到不快的，还是养父同一个姓日根野的女人发生关系后养父母之间的纠葛。这是1874年，漱石七岁时发生的事。《路边草》第43节所写的健三对养父岛田、养母阿常以及阿藤之间纠纷的印象，主要就是根据漱石自己这段幼年生活的记忆写成的：

这期间，奇怪的景象在岛田和阿常之间发生了。

一天晚上，健三偶然睁开眼睛一看，发现夫妇两人在他身边争吵得很厉害。这对他来说是突然的，他哭起来了。

第二天晚上，他的熟睡又被同样争吵的声音打破了。他又哭了。

这种骚乱的夜晚逐渐增多，两人的叫骂声次第增高，最后竟然动起手来。打的声音，踢的声音，骂的声音，使健三那颗小小的心感到恐怖。起初，他一哭，两人的吵闹就停止；后来，不论他睡着醒着，吵闹都毫不客气地进行下去。

健三的头脑幼稚，不能理解这种从未见过的情景为什么非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现不可。他感到讨厌。他不懂什么道德、是非之类，仅仅是自然而然地感到讨厌。

不久，阿常对健三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据她说，她是世上最好的人；反之，岛田是很坏的，不过最坏的还是阿藤。提起“那家伙”“那个女人”之类的词时，她就做出委屈得不得了的表情，从眼睛里流出泪来。然而，那种夸张的表情只能使健三感到不快，此外任何效果也没有。

“那家伙是死对头，是妈妈和你的死对头。粉身碎骨也得报这个仇啊！”

阿常把牙咬得咯吱咯吱响。健三却想快点离开她身边。^①

不可思议的是，虽然养母一天到晚都在漱石身边，并把漱石当作

① 夏目漱石·漱石全集[M]，东京：岩波书店，1982（13）：95-96。

知己，对他唠叨不休，可是，相形之下，漱石却对养父怀有更多的好感。养父近来很少在家，回来时总是在晚上，白天几乎见不着面。漱石常常在阴暗的灯光下，看见他那可怕的脸色和颤抖的嘴唇，听见他从咽喉里发出来的愤怒的声音。不过，他有时仍然带着漱石上街。有一天晚上，养父带着漱石和日根野的女儿一起到街上散步，归途顺便进了一家年糕小豆汤店。回家以后，养母盘问漱石到什么地方去了，特别追问到日根野家去了没有。尽管养父事前嘱咐漱石不要告诉她，但漱石还是照实说了。然而，养母的疑团依然不能解消。她又提出种种问题，想要套出更多的情况来，比如：“那家伙也一块去了吧？说真的！你要是说了，妈妈给你好东西。那个女人也去了吧？是吗？”她千方百计想要知道日根野到底去了没有，漱石感到不快。养母怀疑漱石，漱石则鄙视养母。养母不肯轻易罢休，继续追问下去：“爸爸净跟那个孩子说话吧？跟你说话吗？”“在店里让你坐在哪边？右边还是左边？”漱石一言不发，心里更加不高兴了。养母却一点儿也没有发觉自己越来越被漱石讨厌了。这些地方充分表现了漱石自幼养成的倔强性格。

盐原夫妇的关系不能再维持下去，终于在当年分居。他们分居以后，漱石一度随养父搬到浅草寿町日根野的家里去住，之后又一度与养母一起回到自己父母的家里去住。养母是个能言善辩的女人，尤其擅长维护自己的利益。她把自己家里的纠纷添油加醋地对漱石的父亲说了，而且加上大量的鼻涕和眼泪。漱石的父亲容易上别人的当，又喜欢听奉承话，所以受到深深的感动，并且立即站在她这边，甚至对她称赞不已，说什么“真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哪！”

当然，尽管父亲十分同情养母，养母也不可能带着漱石一直这样寄食下去。因此，过了一段时间，漱石又和养母两人单独过起日子来了。不过，这段生活只在漱石幼小的头脑中留下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不久，养父从他的眼前突然消失了，夹在通向河边小巷和热闹大街之间的旧居也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发现自己和养母两人住进一所